薄熙来和他的乌有之众

金唢呐

三月份一直忙着写各种科研项目申请书，从中央到地方，三五千元不嫌少，百八十万不嫌多，俺老金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账上的科研经费马上就要花完了，再不中标就没得银子花，按现在小青年的说法就是要“死翘翘”了。所以现在每天就是琢磨着评审专家好哪一口，如何把故事编圆，具体说就是课题立项依据是否充分，技术路线是否可行，课题组成员构成是否合理，来回来去就是这点玩意儿。唉，科研搞到这份上确实也没什么意思了，可不这么干又拿不到经费，而且全世界都是这么个路数，没办法啊。连续多日都是在标书里面打转转，结果就做下病来，什么都要按照立项依据、技术路线、课题组成员组成打量一番，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这次薄熙来、王立军事件迷雾重重，很多真相还没有公开，现在评论有些为时过早，我只能根据已经确凿的事实胡乱评论一番。根据现有的材料看，薄熙来和乌有毛左串通一气、上位失败这个基本事实大概没问题。薄熙来曾高调邀请乌有大佬张宏良为重庆广大干部群众做政治报告，并拉出横幅热烈欢迎乌有网友来重庆指导工作，还拨出一百万科研经费给孔庆东（孔庆东微博自曝，若说造谣的话应该是“自我造谣”）。而且薄熙来免职后这些人如丧考妣，甚至公开指责胡温发动“反革命政变”，威胁去找中央讨要说法。这些事实都显示薄熙来的政治立场非常明确，高调向国内外宣布：“我他娘的就是毛左”（司马南语）。

说薄熙来上位失败恐怕也是事实，虽然今后中央怎么安排处理还不知道，不过薄熙来政治生命恐怕也就到此结束了，不是每个人都有三起三落的本事和机遇。“上位”是个新词，我看跟“篡党夺权”意思差不多。这篡党夺权本身没什么错，党就是让人篡的，不然还建党干什么；权就是让人夺的，这连猴群狮群都不例外。现在西方政治无非就是进化到了将暗斗变明争，阴谋变阳谋，什么“翻历史旧账”、“扣帽子打棍子揪辫子”、“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等十八般武艺人皆可用，篡党夺权人人平等。依我看，这次薄熙来篡党夺权失败是因为他的立项依据、技术路线、课题组成员组成都出了问题。

## 一、立项依据（国内外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

经常看到“敌对势力”说薄熙来生活如何腐化，如何贪污腐败等，这当然有可能，但薄熙来这方面即使有问题也不过是副产物。薄熙来的兴趣不在这儿，他对权力

的追逐远远超过财富的积累。依我看，薄熙来感兴趣的是对人的精神、思想和行为的控制，按现在的说法就是 control freak（控制狂、掌控癖）。而且特别享受来自"人民"的欢呼和膜拜，痴迷个人崇拜。这应该是薄三与其他官僚的最大不同。这也是为什么薄熙来对毛主席那么崇拜，对毛的做法那么向往，对毛氏社会主义那么热爱。

这可能也可以解释，为何薄一波家的三少爷会跟乌有之乡那群傻毛左们混在了一起，最后居然还成了毛左的精神领袖、党内的代言人。文革中整得最惨的大概除了刘少奇就该轮到薄一波了吧，全家人饱经灾难，本人入狱，妻子自杀，孩子劳教，几近家破人亡。乌有之乡的政治立场谁都知道，那可是视四人帮为民族英雄，整日为文革欢呼叫好，誓死捍卫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一群狂热信徒。文革到底怎么回事儿，薄三应该比别人更清楚。说得简单一点：不就是把像薄一波这样的大叛徒、大内奸、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翻在地，在踏上千万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吗？

历史已经证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式社会主义，不说人类历史上、至少也是近现代史上最野蛮最落后最反动的社会制度（不是之一）。哪怕和同类物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相比，也要烂得多。不信就再比较一下古巴朝鲜与红色高棉，后者可是毛主席亲自钦定的彻底革命的样板。只要不是别有用心、胡搅蛮缠，谁都得承认二十世纪全世界范围内的二杆子社会主义实验已经宣告失败，留给后代的任务就是如何收拾残局、肃清流毒，把损失控制在最小。考验领导人的大智慧就是如何在国家不解体、民族不分裂、人民不流血的前提下，平稳过渡到现代民主法治社会。这个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薄三和乌有毛左们根本改变不了。毛左实际上就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残余势力，当然，作为一种政治生物种群，在维持政治平衡上也有它的存在价值。

根据百度介绍（http://baike.baidu.com/view/5779.htm ），薄三
"1978.02——1979.09 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七七级本科生；
1979.09——1982.08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际新闻专业硕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际新闻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不知薄三这个世界史、国际新闻都是怎么学的。我在《过三峡》系列里说过，看看国际大气候，就知道靠和平手段实现毛左专制复辟绝无可能。最近 30 年的世界各国政体的变化热闹固然热闹，"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但塌下去的危楼都是专制，起来的朱楼都是民主，政治走向都是清一色的由专制走向民主，无一例外。如果中国是处于朝鲜那样的封闭状态，世界潮流的影响还可以忽略不计，但现在中国这么开放，其影响就不能不考虑了。借用一句伟大领袖在老三篇中《愚公移山》中的一句话就是："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

再有，薄三根本就没弄明白中国人心里在想什么，什么是真正的民意。当今中国，整个民族处于人格分裂状态，人们嘴上说的、心里想的和实际上干的完全是两回事。泛泛地讲，中国拥毛人群不少，可甭管人们嘴上怎么说，真要是让人们回到毛时代，无论是精神上的压制还是物质上的匮乏，都绝不是现代中国人所能接受的。少则一两年多则三五年，粮票布票豆腐票棉花票就会一起跑出来，"困难时期"、"自然灾害"又要重新降临，这些人们心里都清楚。按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如果用脚投票的话，没几个人会选择毛时代，恐怕连万分之一都不到。其实用不着问别人，问问薄瓜瓜就行。再看看广场唱红歌的那帮人，凯迪网友范海辛说的一点不错，大多是思维混乱的糊涂蛋，而且不少还是冲着津贴去的（见凯迪网络：范海辛：上海虹口公园自由论坛记闻）。不过上海给的高了点，居然每次 50 元，其他地方就是给点车马费，当然，也有不少人是"红区干部好传统，自带粮食去办公"，对毛主席是真有感情。但即使这些人，不少不过是毛粉，并不是毛左。

我以前说过，这毛粉和毛左不是一个概念，毛粉中各色人物都有，包括底层百姓和贪官污吏，这可不是我瞎说，官员们对毛主席的感情可真不一般，我看到的办公室里挂毛像的海的去了，哪天有时间我可以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写一篇"贪官污吏热爱毛主席"。大资本家里面尤其多，像华为总裁任正非、联想总裁柳传志、海尔总裁张瑞敏、阿里巴巴总裁马云、巨人脑黄金的史玉柱、大骗子牟其中都号称是对毛崇拜的一塌糊涂。其实这些人都是"爱其一点不及其余"，崇拜的都是毛的谋略、气魄和铁血意志，但意识形态上绝不认同毛氏社会主义，跟张宏良那帮乌有之众完全是两回事，人家也从来不跟乌有和旗帜网的毛左们掺和。

所谓毛左复辟，就是要实现对国民的经济剥夺和思想行为的控制。经济越发展，国民积累的私人财产越多，剥夺起来难度越大；社会越开放，国民的眼界越开阔，思想越活跃，社会越多元，控制起来也越困难。通过和平手段实现斯大林、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不但在中国不大可能，世界上也没有先例。国人现在对民主自由人权之类的东西未必有多大兴趣，维持现状可以，装神弄鬼、胡说八道也可以容忍，但不能绝不会允许搞毛左复辟，否则会有人出来"死磕到底"，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梁晓声的原话（曾一度被误解，详见 http://news.xinhuanet.com/herald/2011-09/13/c_131118545.htm ）。可以说，至少在知识层，梁晓声说出了大多数人的心里话：

"我们都曾记得，80 年代初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把一尊神像从神坛上请了下来，结束了一个神化的时代。现在我感觉到又有一种思潮，似乎要重新把这尊神送回到原来的神坛上。如果十年之后的中国真的再回到当初那个样子的话，那我要么移民，要么自杀。""我曾经还写过一段话，但因为觉得太过于严厉，没有发出来。我写的是：如果我的学生卷入今天的极左思潮，我将和他结束师生关系；如果是

我的朋友，我将与他结束我们之间的友谊；如果是同事的话，老死不相往来；如果是爱人的话，我将收回我之所爱。”

薄三可能不知道，有些事情只能在封闭环境中干，在一个开放环境里绝无成功的可能。很明显，薄三把重庆当做了延安，在重庆所作所为都是参照延安整风来的。对于我党来说，延安十年无论怎样评价也不过分。具体说就是干了两件事：组织洗牌、思想洗脑。其结果就是 1、确立了毛主席的绝对权威，从根本上解决了“共产党里到底谁说了算”的问题，彻底告别了朱毛红军、三人团成员时代，毛泽东再也不是“朱毛朱毛，就是猪身上的毛”，成了我党唯一的、铁打的、终身的、任何人无法撼动的领袖；2、把共党整合成了“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坚不可摧的战斗团体。

可别忘了，当时的延安可是一个封闭的环境，三八大盖把延安围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主席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完成这两件事儿，大概这也是毛主席反复感谢日本皇军的重要原因吧。这个道理连传销小头目都知道，要严格控制三机的使用，即电视机、收音机和手机，不解决三机的问题，洗脑就是一句空话。

薄三组织洗牌、思想洗脑的手段就是唱红打黑。但薄三可能不知道，科研需要条件，搞政治也要看环境和背景。在如此开放环境里，薄三完成这两个任务根本没有可能性。像薄三开设的红色电视频道，只要遥控器在个人手里，电视台有别的节目可看，《舞林大会》、《非诚勿扰》、《超级女声》、《星光大道》这些节目没封掉，这种洗脑就不会有任何效果。其实红色经典其他电视台都播，红色电视连续剧和电影有的是，根本没必要再开一个重庆红色频道，弄一帮子大小骗子在那糊弄什么“共富大家谈”、“信仰”、“红色记忆”（重庆红色频道的节目名称），其结果就是收视率创下全国最低，连重庆当地人都不看，让人彻底反胃。那曲《薄熙来之歌》更是扯淡，跟当年“太子”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来蒙骗老头子差不多，是下属陶醉薄三的杰作，谁会去唱啊？只会让后人耻笑。

打黑就更不用说，把自己亲自培养的“打黑英雄”、最亲密的战友打到了美国领事馆，乃是 21 世纪最大的黑色幽默。恐怕在黑色幽默排行榜榜首的位置至少要待上十年，没人撼得动（按故宫博物院院长的说法，这里用“撼”显得厚重。）

## 二、技术路线

薄熙来上位的技术路线基本上是比照伟大领袖的成长轨迹来的。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在中国（甚至全世界），任何权力欲强烈的人，都对毛泽东的君临天下无比

羡艳，从政界到军界，从企业家到黑社会老大，无一例外。薄三一定曾暗下决心："走毛主席的路，这就是结论！"（篡改自《毛主席语录》）。只可惜薄三不懂得把毛主席的成功经验需要与当代特色社会的实际相结合，不懂得有理有利有节，只会生搬硬套，最后落得东施效颦的效果。

看得出来，薄三不但"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而且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在学着老毛的样子，尤其是那面对群众时温暖慈祥的微笑和招牌式的"挥巨手"，估计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还加入了点现代元素，私底下可能还练过多次。您别说，跟老毛还真有几分像，"举手投足尽显领袖风采"，只是斤称差了点。薄三说话写文章也是追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风格，字里行间透着狗血味儿，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来劲"、"提气"。连那两笔毛笔字也很有毛体的韵味，单独拿出一个字来并不好看，可整篇看上去很有毛体的感觉。客观讲，乌有马屁们说薄三的毛笔字错落有致、气势恢弘、不拘一格、挥洒自如并不过分（奇怪的是毛三也是苦练毛体，现在还是个"幼稚园体"）。撇开意识形态不谈，光这些表象，就会让毛左领导和群众萌生一种"看见薄三格外亲"的感情来。

薄三的上位路线首先是抓二杆子。枪杆子这块我党还没有公开这方面的内幕，只有"敌对势力"方面的报道，说薄三打黑送黑结交了不少军界的要员，和很多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都是铁哥们，私募武器，大搞军演，到底真假如何不好判断，不如放下暂且不表。但王立军公检法、武警大权一把抓却是个公认的事实，其结果就像那首《薄熙来之歌》所唱的："你的目光像刀剑，闪烁着寒光…（视频见 http://renminbao.com/rmb/articles/2010/3/1/52029.html ）"，让对手不寒而栗，这些我放在"打黑"里面再说吧。

这笔杆子这可是连瞎子都能看到的，薄三在这方面确实下了不少功夫，而且卓有成效。不愧为新闻专业毕业的高材生，干得确实漂亮。看得出来，薄三非常看重宣传的作用，知道中国人好被忽悠，这方面非常用心，投了大本钱。而且与其他人不同，薄三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有一搭无一搭地抓，而是实实在在地抓、当做系统工程来干。不信诸位回忆一下王立军出事前三大网站（新浪、搜狐、网易）关于薄熙来和重庆的报道，屁大点的事儿就上头版头条，而且突出薄三的个人作用，跟帖里面一水的马屁贴，控制得非常好，能做到这个程度给足银子当然是首要条件，但光给银子不认真操作也干不到这个水平。

先说说薄三在大连期间的业绩吧。客观说，薄三不是一个甘于平庸、甘于寂寞的人，实实在在的也干了一些事，但并没有吹得那么邪乎。这些年，中国各地"做蛋糕"都很生猛，各大城市的变化用日新月异来形容并不过分。薄三的做法，总起来说就是效仿毛主席，做一分说三分，"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

一切错误归于别人”。通过控制和收买媒体造神，大书特书薄熙来的辉煌业绩，大树特树薄熙来的绝对权威。

本来在中国，历来都是政府部门的书记比行政一把手权力大（业务部门相反），可在薄三任大连市长六年半期间，市长风头远远盖过了书记，人们不知道大连的书记是谁，只知道“东方白、太阳来， 大连出了个薄熙来”，满中国不管是网络还是平面媒体，都竞相传颂薄市长的光辉业绩，好像跟其他人都没什么关系。以后到了重庆就更不得了，黄奇帆给人的感觉就是个大跟班，大事小事都是薄书记做主。最后的效果就是，一饮一啄、一草一木，都是薄熙来所赐；城市的任何变化都是薄熙来亲自带领人民战天斗地的结果。

我前面说过，薄三感兴趣的不是（至少不仅仅是）物质享受，追求的不是奔驰宝马名牌服装，而是对人的精神、思想和行为的控制。对薄三来说，最 high 的事情就是镜头前面出风头，看到“人民”的欢呼和膜拜，以及对手的跪地求饶。中国官场历来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下属们知道薄三好这一口，每当他到下面视察工作时，临别时都有意安排群众送行场面。常常是汽车就要开动，后面一群“人民”追着喊“薄书记（市长）好！薄书记（市长）辛苦了！”，薄三挥手致意“天冷（天热、风大），大家回去吧”，群众激动的内牛满面。场面可以媲美毛主席接见人民群众的场景：群众：“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人民万岁！”。

其中最高潮当属薄三离开大连到辽宁省任职，居然出现“万人空巷挥泪欢送薄市长”。这里面当然有群众自发的因素，但如果没人安排部署，谁会知道薄三什么时候走？诸位所在城市的书记和市长都换了无数茬，他们具体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你们可知道？当官的哪个不是“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消息比鬼子进庄捂得还严实，也就是司机和办公室主任能知道个准确时间，顶多就是几个副职到车站去送一送。

实事求是说，薄三在大连和重庆确实也干了点事儿，但远不像说的那么邪乎。薄三最拿手的还是面子工程，这方面薄三点子多，不落俗套。在大连，薄三最大的贡献就是美化城市，让大连“更美了、更靓了、更干净了”，应该说这确实是薄三的功劳，换上别人不一定能出这个结果。可代价也非常大，大连原来是全国非常重要的重工业城市，经过俄国毛子、小鬼子和苏联毛子的多年经营，再加上建国初期的大量投入，机床、造船、机车、汽车、石化、石油、钢铁都很厉害（我印象里是全国排名第四），现在沦落到只有靠填海卖地度日的地步。

和同样海滨城市的青岛相比，大连差了几条街，人家光是海尔、海信、青啤这样能拿出手的企业就有好几个，市容市貌也不差。说到这儿我顺便夸一下山东，除

青岛外其他那几个沿海城市也搞得不错，像烟台、蓬莱、潍坊，个个干净、漂亮、舒适，据说老百姓也比其他地方富裕。我在烟台大学出差期间天天到学校对面的海滨去游泳，每次都不免“心潮澎湃逐浪高”，可想拍马屁找不着主儿，想捧臭脚摸不到丫子，到底是哪些个书记、市长搞上去的，算是什么“模式”，现在我也说不上来。

薄三在大连和重庆的做法还是有区别的。在大连期间，薄的基本做法我看是“媚两头，苛中间；在各派之间搞平衡，多栽花少栽刺，广交朋友，谁也不得罪。”所谓“媚两头”，就是千方百计、想方设法讨好领导和群众，而“苛中间”就是对中间那些处级干部们不用客气，该训就训，反正训不训他都要巴结你，就跟老虎刺激不刺激都要吃人的道理一样。

凡是大连人都知道，薄三是第一个（是不是最后一个不知道）在城市街头树立江泽民巨幅画像的。而且大连干部广为流传这样一种说法，说是薄三曾在干部会议上说要请邓大大（“大大”是东北话，意为伯伯、大爷）到大连来住几天，由于身体原因（帕金森病）未能成行，也不知是真是假，有谁认识邓家人的可以问问毛毛去。而且薄三还在高层广交朋友，送出不少大工程、大项目。细想这也无可厚非，谁做也是做，谁捞也是捞，为什么干部家属就不能干？

讨好群众薄三更拿手，因为他知道群众好那一口，就跟一个高明的相声小品演员知道观众的痒痒肉在哪儿一样。像侯宝林、马三立以及今天的赵本山、郭德纲，之所以受群众欢迎，并不仅仅是基本功好，更重要的知道观众想要什么。

我的一个朋友亲自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儿。说薄市长某日去视察工作，看到街头有几个老太太在纳凉，就上去询问“最近生活肿么样”“对政府工作有神马意见”等等其中一个心直口快的老太太指着几十米外一堆垃圾说，“这堆垃圾在这里堆了好长时间了，我们也找有关部门反映过，当面答应的好好的，可直到现在也没有解决。”薄市长马上对身边的秘书说，你立刻把 X 处长叫过来。X 处长来了后薄市长先是像骂孩子一样把 X 处长一顿臭训，诸如“人民养育你，你要为人民”的话说了一堆，把 X 处长说的汗湿青衫、浑身筛糠，脸色也非常难看，跟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一般“也似开了个彩帛铺，红的、黑的、紫的都绽将出来。”最后薄市长放下狠话：“如果明天这堆垃圾还在这的话，你就不用到市政府去上班了”，

第二天还专门派秘书过来找老太太落实垃圾处理情况，问她们对这样处理满意不满意，对市政府还有什么意见云云，把一帮老太太感动的热泪盈眶。自此后：春风吹遍了机关工厂，它把这动人的故事传扬，每一个市民都含着眼泪，歌唱着俺们的薄市长（调寄《二小放牛郎》）。

说起来这还是我党的传统做法，一是要给群众点小恩小惠，中国人认这玩意儿。像八路军当年进院子就挑水扫院子不知征服了多少老头老太太，心甘情愿地送孩子当兵打老蒋；更重要的是底层民众最愿意看到地位比自己高、财富比自己多的人受到羞辱。比如当年湖南的民运和后来的文革，让地主富农、高干和知识分子戴高帽游行，对底层民众来说绝对是比吸毒更 high 的事儿。这恐怕也是中国百姓追求的“尊严”。

在重庆薄三有三个切入点：唱红、打黑和改善民生共同富裕。对于薄三的“打黑”和“改善民生，解决分配不公”的主张，我是一百个赞成，一千个同意。这两个切入点灰常灰常滴好。现在跟七八十年代不一样，那时候生产总量有限，人们收入差距并不大。像我接触的北方农村，那时候是挣工分，10 分 1 个工，壮劳力干一天算一个工。有些村一个工 1 毛钱，好一点的三四毛钱，市郊能到七八毛钱。说起来差七八倍，但实际差距并不大，也就是多吃几顿白面的事儿。现在可不一样了，有些人钱不够花，有些人钱花不完，按现在中国的 GDP，大多数人的生活应该比现在过得好才对。“既要做好蛋糕又要分好蛋糕”固然不错，但我看这是永远正确的废话。这里面有个主次和重点问题，现在的工作重点就是要分好蛋糕。而分蛋糕的方法也不像薄三忽悠的那么复杂、模糊，就是切断权贵集团的非法获得利益的途径，具体点说就是还政于民，建立“官不聊生”的现代民主法治制度，把官僚集团非法窃取的劳动成果还给底层民众。

就先说说改善民生吧。薄三在重庆确实做了不少事儿，有不少是深得民心的。我前面说过，薄三不是个平庸的主儿，走到哪儿都想成就一番事业。况且薄三身为政治局要员，无论到哪儿，都会带去大量的、有形无形的、几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不光重庆，天津的情况也是这样。原来天津发展非常差，十年前我去过一次，天津的出租汽车司机跟我开玩笑说，我只敢在市内跑出租，连霸县都不敢去，丢不起那份人，跟霸县比，人家像直辖市，天津像大县城。后来听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戴相龙要到天津任职，我的亲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天津有救了！后来的事实证明人家没有空欢喜，戴相龙到了天津确实是 N 年大变样（中国人民很行，行长更行）。这其中的原因只要是中国人都知道，连省委的小科长下去挂职锻炼当副县长都能给县里带去不少实惠，更不用说是戴相龙、薄熙来了。

到底重庆发展如何？如果按照官媒的说法，当然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据称其 2011 年地方财政收入 1508 亿元，增长 51%，而生产总值接近 1 万亿元，比 2010 年增长 16.5%，增幅跃居全国第一。可按“敌对势力”的说法，薄三不过是“寅吃卯粮”，政府的债务总额已高达 5000 亿元，相对于 1000 多亿的财政收入，实际上政府已经入不敷出，几近破产；且在经济增长为 16%的情况下，政府财政收入则大幅增长达 50%，政府收入增长远高于民众所得增长，是政府聚敛财富，加重了社会不公。

按说应该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不传谣不信谣才对。可是从王立军出事开始，偏偏是“敌对势力”的报道符合事实真相，造谣的是官媒，为此还创造了个新名词：休假式治疗。说到这儿多说一句，《大纪元》这次真是出足了风头，无论是王立军入馆还是英国商人被杀，后来的官媒证明，《大纪元》说的都是真相。最令人叫绝的是，在数月前，薄三“脂正浓、粉正香、春正来，运正旺”的时候，人家就成功预测出薄三入常没戏，还可能招来大祸，偏偏又说了个正着！。

所以，说薄三的“改善民生”，我只能谈谈我的感觉和印象，说的不符合实际的地方请老重庆们拍砖。重庆我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去过多次，今年初又在重庆住了一段时间，感觉变化确实不小，但无论是绝对水平还是相对变化，和另外一个直辖市天津都要差出几条街。就改善民生而言，什么“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就那么一回事吧，根本不像毛左们说的那么邪乎。薄三和乌有毛左们牛皮实在吹得太大了，如果将来薄熙来在重庆闯码头的话应该这样介绍才对，薄熙来，小名薄三，江湖上人称吹破天。这有点像我党宣传抗日，要说我党没有打鬼子，恐怕是胡说八道。创建了那么多的敌后根据地，不可能不跟鬼子发生冲突。所谓“三大战役”（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和夜袭阳明堡机场）也不是虚构。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位置还得说是老蒋打下来的，歼敌数量在那摆着，跟什么王二小、高传宝没什么太大关系。

说重庆是宜居城市，恐怕珠海人笑而不语，厦门人表示毫无鸭梨。其实不要和这些城市比，就“宜居度”而言，重庆恐怕连个二线省会城市也比不上，起码我感觉旁边的成都就比重庆生活安逸。当然，这不是薄三和重庆人的错，就自然条件来说，山城重庆本来就不“宜居”。城市道路高高低低、弯弯曲曲，有些地方其坡度之大简直可以用“陡峭”来形容。而且重庆人口密度极大，到处都是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的感觉。建筑也不得了，整个重庆就是在大山顶上搞楼房合理密植。而且重庆的楼房还很有特点，因为山坡的缘故，使得这些楼的前门和后门并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很有可能前门在一层的楼，坐电梯出后门已经在十层了。我住在重庆的渝中区，这里号称是重庆最美的地方（也许是酒店骗人），“两江环抱，形似半岛，山水相依，水天相映。”可给我的感觉基本上就是个脏乱差，那个“同饮清清长江水”的口号更是个笑话。也许，这些都是暂时的，等大规模拆迁过后会有改观吧。

倒是周边的武隆县，国家级风景区绝非浪得虚名，给我的印象灰常灰常的好，远远超过了重庆市区。

这次去重庆，朋友还带我见识了重庆中兴路跳蚤市场。在我见过的跳蚤市场里面，无论其规模还是拥挤、喧闹、混乱程度，都无出其右者。本来去重庆是奔着看美

女去的（据说中国名模多出自重庆），可出门到处可见路边等活干的重庆棒棒，看起来什么“重庆棒棒已难觅踪迹”纯粹是胡扯。这些棒棒看上去有四、五十岁的样子，两鬓苍苍颜面黑，上前一问只有三十多岁。在现代城市里看着他们挑着百十斤的重担在陡峭的坡路上行走，让人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按现在的话说就是穿越）。但再想想，好歹也算是在当地就业，比起背井离乡在建筑工地打工的民工，可能还是要“巴适”些（重庆土话，意为 happy）。

不过山城重庆确实非常漂亮，无论是在南山一棵树俯瞰全市，还是朝天门欣赏城市夜景，那种壮观和震撼都是其他城市所没有的。

就房价而言，我感觉重庆和其他地方也差不太多，我居住酒店周围的房价并不想传说的那么便宜。其实什么经适房、廉租房，各城市都在搞，只不过没这么大张旗鼓宣传就是了。北京的天通苑、回龙观那些大片大片的经适房，几年前房价还是每平米 3 千，我的学生毕业后在那儿买房子的有的是，他们的月收入都是万八千的，几年就能还清。说实话，国家一人只需买一套房限购令下的太晚了，很多大城市的房子早已卖完，否则房价不会高的这么离谱，看来中国光靠市场看来确实不行，不能完全离开行政手段。不过，重庆还有潜力可挖，我看南岸区市中心还有不少旧房待拆，“荒山”也很多，征地的成本应该很低（不知是不是这样，请重庆人发言指正），而且估计不会有太多的外地人对在重庆购房感兴趣，希望届时“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重庆棒棒俱欢颜。”

“畅通重庆”更不靠谱，重庆是我在中国见过的堵车最厉害的城市之一。城市堵车在中国是普遍现象，可其他城市至少还有不堵的时候、不堵的地方，重庆基本上是无时无处不堵，而且司机毫无规矩可言，驾驶技术高超，黄色五十铃出租车在陡坡上超车抢道并线，让我这平原长大的外地人看得人心惊肉跳。相比较而言，俺们那嘎达的飞车党根本就是儿戏。倒是重庆的城市轻轨和地铁给我的印象不错，非常干净舒适方便，拥挤程度也比北京上海强得多，两江大桥也建了好几座，非常壮观雄伟。可惜我问了一下，这些都是前任的功劳，跟薄三没什么关系。

至于说“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情况还算属实，不过也就那么回事儿吧，按现在小青年的说法就是“一般般”。这几年国内绿化（尤其是城市绿化）都搞得不错，在南方，火车一路坐过去，两边的山上都是郁郁葱葱的。而且架桥修路种树这类事官员们都特爱干，成绩看得见摸得着，还能捞个盆满钵满，只要能要来钱，傻子才不愿意干。“平安重庆”倒是有口皆碑，重庆人普遍反映重庆治安比过去好多了。王立军首创的“交巡警一体化”体制改革（据说上海已经有了），我觉得应该在全国推广，现在各城市都实现了红绿灯自动化指挥交通，早已不用交警拿根棒子挥来挥去，可中国人不守秩序，完全没有交警又不行。所以不如就

像王立军这样实行“交巡警一体化”：交通高峰拥挤时疏导人群车辆，闲时顺便抓几个毛贼，收拾一下混混烂仔，确实是个不错的创意。

不过横向比较，重庆的社会治安真算不得什么。可能是重庆人脾气火爆的缘故吧，我在重庆就看到两起抄家伙打架的。依我看重庆治安也就是比广州强些（不过这也不好比，广东每年接受外来务工人员四五千万，管理起来难度肯定更大些），和其他城市比未见显著差异，甚至给人的感觉更差些。总起来说，中国的城市治安还说得过去，像偷自行车这种事确实是不少，但人身安全还是有保障的。中国的城市治安比起日本当然差多了，可比意大利西班牙还是要强不少，在世界范围内应该不低于中等水平。像我这样一个年近六旬的老人，最近几年去过国内几十个城市，每到一地步行看夜景、逛夜市都是必不可少的，可从来没有被劫过财劫过色（据说某女性犯罪团伙专挑中老年男性下手，团伙成员个个身怀绝技，精通“吸精大法”，作案手段残无夫道），也未被小混混挥刀追杀过。

歇歇晌，过几天再接着聊薄熙来的那两张名片“唱红打黑”。

原来准备好好休息几天再写，没想到总放不下这档子事儿，什么也干不下去，好像欠了别人债一样。索性就把别的放一放，返场再来一篇，聊聊薄熙来的那两张名片：“唱红打黑”。

延安整风，毛主席把我党整合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好像老芦以前说过，我党兼有宗教、军队和黑社会的特点。我觉得，正是毛主席通过延安整风，让我党做到了这一点。说的更细一点，就是从此以后，党组织变成了这样一支队伍，有坚定的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再也不是什么可讨论质疑的理论，而是供党员学习的圣经，行动的指南；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明的纪律：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全党全国一盘棋；忠于领袖：延安整风以后，党员再也不是泛泛地“忠于革命忠于党”，而是无条件地忠于领袖个人。正是由于我党同时具有上述三个特点，使得毛泽东集上帝、司令员和帮会老大于一身，既有不可动摇的神圣地位，又可以直接操纵组织，还能随心所欲地清除异己。

随着毛主席的仙逝，我党的这些色彩逐渐褪色，也就是通常说的“执政能力”弱化。薄三是个货真价实的野心家、阴谋家，其狼子野心不仅仅是提升自己的职位，而是通过改善民生收买人心，借唱红打黑在重庆恢复我党的三大特性，自己也成为毛泽东式的领袖人物。还是我在立项依据里面说的，在一个经过三十年经济改革的开放环境中，实际上根本无法完成上述操作。依我看，薄三因唱红打黑而出名，最后也栽在了这两张名片上。如果薄三还像在大连那么干，不折腾什么“唱红打黑”，这次“进京赶考”可能不会落第，十八大入常会搞得妥妥的。不过如果真是那

样，薄三充其量也就是一个高级官僚，不会像现在这样，成为毛左和部分干部群众的精神领袖，在现代史上留下这么一笔。

薄三发起的唱红歌完全是文革期间红卫兵唱语录歌、搞红海洋的翻版，藉此增强自己的号召力，还可查找异己分子和积极分子，并通过歌颂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把群众带入一种盲目崇拜的狂热状态，最后转为对党和毛的代言人、也就是薄三本人的崇拜。

薄三唱红歌不仅仅是出于现实政治的考量，他个人也非常喜欢这一口。不管后来薄三又看了多少书，拿了什么学位，兴趣爱好、主要知识储备和思维方式还是来自文革，一不小心就露馅。有一次薄三发表讲话说，“我们敢于打黑，也就是说，像古人讲的，'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就是要有这种精神”。本人才疏学浅、孤陋寡闻，还真不知道这是哪个古人讲的。经过文革的老家伙都应该知道，这是陈明远伪造的毛主席诗词，虽然伪毛诗整体水平不如正宗毛诗，不过我看主要是没有人帮助润色修改，那些联句绝对不比毛诗差。像当时流行的“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猪圈岂生千里马，花盆难养万年松”、“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先烈回眸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人”、“岂向瑶台寻幻梦，还从烈火识真金”，这些狗血佳句都被当做毛诗广泛应用，为此陈本人还被下了大狱。陈明远今天也就是七十郎当岁，还没作古就被薄三当成了古人，真是搞笑。

“毛主席的书，俺薄三最爱读，千遍那个万遍啊下功夫”。薄三不仅自己学，而且也要求下属学《毛泽东选集》，还不定期地检查学习效果。其实，了解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智慧光看《毛选》不行，还得看看“敌对势力”笑蜀所著的《历史的先声》。谁都知道，毛主席酷爱专制独裁，喜欢“大权独揽，小权不分散”，对西方民主自由深恶痛绝。但在入主中南海之前，毛主席可从来不说什么“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

相反，毛老人家在夺取政权之前那可是可卯足劲儿地为民主自由唱赞歌，有《历史的先声》为证，连红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里都有一句“实行了民主好处多”。因此，当时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就有了“共产党民主、蒋介石独裁”的印象，真正实现了毛主席所追求的“团结多数，争取中间派，孤立打击反动派”（实际上是“忽悠多数，蒙骗中间派”）的效果。

你个傻薄三倒好，篡党夺权八字还没一撇儿，就特立独行、剑走偏锋，把自己弄成了孤家寡人。红歌唱得让人发蒙，政治局里没人敢跟你沾边，生怕惹上一身骚。

红歌团进京汇报可是政治局常委都没露面啊。他们并不是意识形态上不认可唱红，而是反感薄通过唱红大树特树个人权威，威胁自己的权力、威信和地位；知识界多数人一听唱红歌就惶恐不安，"运动又要来了"；普通百姓固然有不少爱唱红歌的，但也确实有不少人不爱唱，甚至反感唱红歌，一提唱红歌就恶心的。这个唱红运动，确实培养了相当数量的铁杆粉丝，但生生把很大一部分人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

看到这种情况薄三还不见好就收，愣是梗着脖子质问"我们推动唱红歌何罪之有？难道还应唱黑歌黄歌不成？"（孔斜眼也有类似的质问：不看美国大片你们会死啊？）其实这完全是屁话，这等于是说："我们推动吃馒头运动何罪之有？不吃馒头难道还饿肚子、去吃屎？"实际上现在可吃的东西很多，吃不吃馒头是人家自己的事儿，不吃馒头还可以吃面条、饺子和米饭，谁也不会挨饿，更不会去吃屎。毛左们的脑袋好像都有毛病，中央"午夜惊魂"式报出对薄谷开来涉嫌杀害英国商人的消息后，毛左领袖张宏良表示："当初义和团的罪名就是杀盎格鲁撒克逊人，现在又是这个罪名，历史又回到了原地。"呵呵，那个英国人尼尔伍德可是薄谷家的朋友，这 TMD 都是哪挨哪啊？

其实中国红歌年年都在唱，各省市自治区没有不唱的。就拿我们学校来说，每逢节日组织活动必有红歌，教职工和学生都一样，从无例外。如果是七一、十一晚会的话是红歌为主，新年晚会是红歌点缀，我还真没有参加过没有红歌的晚会。现在八零后九零后独立意识都特强，最反感"被安排"，上班时间那是没办法，业余生活你还要管那就太不知趣了。你以为你是谁啊？况且谁都明白，你薄三唱红歌是为了自己上位造势，这就叫人更不舒服了，凭什么啊？你小子入常不入常跟我有什么鸟关系。

再者，薄三可能不了解现在八零后九零后的音乐审美取向。抛开政治含义不谈，我们这些五零后对红歌的旋律都非常喜欢，唱起这些歌来如痴如醉。但在大多数年轻人看来那是"out"的象征、老土的标志。他们偶尔唱唱、新鲜一下还可以，多听就浑身起鸡皮疙瘩。我这个 outman 在家里只要一放这些曲子，我孩子要不就双手捂耳做不堪忍受濒临崩溃状，要么就四处抓挠做全身皮肤过敏状。现在年轻人还是喜欢大舌头、吐字不清、五音不全、荒腔走板的唱法，伴奏叮叮咣咣，包括中老年人最不能理解的周杰伦的节奏蓝调（R&B）和饶舌（Rap），"快使用双节棍哼哼哈嘿"，小青年们就是喜欢这个，谁也没办法。除非你像毛主席那样，把中国再次封闭起来，让人们没有选择，形成一种"不吃馒头就挨饿、就吃屎"的局面。

以唱红歌为代表的"唱读讲传"活动最叫人恶心的地方是，毛左领袖们自己对这一套根本不信，自己老婆孩子都往"普适"国家送，甚至本人也要削尖脑袋往自己痛

恨诅咒的西方世界钻（有不少已经移民），专门用马列毛、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来忽悠欺骗那些脑瓜不太灵光的中老年愚昧群众。当年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闹革命可不是这么个干法，人家很多人都是告别自己优裕的家庭生活，背叛本阶级，到深山沟里去受苦受难的。农运大王彭湃烧掉地契闹革命，彭德怀、王树声枪毙了自己的亲舅舅，方志敏大义灭亲杀五叔，黄公略做掉了自己的亲兄弟，这类例子不胜枚举。连文革中刘少奇、贺龙的女儿，甚至薄三本人也都有大义灭亲的举动，甭管你说这是狂热也好，理想也罢，起码动机是单纯的，不像现在这帮毛左领袖，完全就是一伙吃里扒外、吃仨混两、横竖不讲理的骗子。

不过，我今年 2 月份去重庆，并没碰到"重庆红歌震山吼"那么邪乎的场面，不知道是不是高潮已过？我在酒店里看过重庆卫视红色频道的"唱读讲传"节目，大概薄三也觉得理亏吧，连《雪绒花》都成了红色经典了，后来在红歌团进京和赴港演唱节目单里也发现了这首曲子。据重庆市委宣传部部长何事忠说，《雪绒花》入选红歌是因为它属于"美国的爱国歌曲"。哪天我见到薄三也要学着电影里老首长的样子，先是在薄三肩膀上重锤一拳，然后佯装愤怒滴吼道："小鬼，真是乱弹琴"。

我在解放碑广场倒是遇到过几次老头老太太唱红歌的，这在全国各地都有，重庆并不过分。而且也不像我想象的那样，人家既没有唱文革歌曲，也没有唱红太阳颂歌之类"大红"歌曲，而是些像《团结就是力量》、《歌唱祖国》这些"淡红"歌曲，还有些五六十年代的民歌。在朝天门还看见一个瞎子拉二胡《红梅赞》的，这应该也属于"淡红"歌曲吧。这首曲子本来是激昂向上、优美抒情、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曲子，可二胡拉出来非常凄凉，怎么听都是要饭味：大爷大娘行行好，可怜可怜俺这没人管的瞎子吧。

歇个晌，争取好好睡几觉再接着说打黑。

所谓你"重庆模式"，内容无非是唱红、打黑和改善民生。前边我说过了，"改善民生"效果有限，把重庆和其他城市比比就知道，也就是那么回事，况且还有负债 5000 亿的说法。最近重庆媒体又爆出薄时代的统计数字造假，重庆发展还达不到全国平均水平；重庆人也说，薄熙来花掉中央一千多亿的扶贫专项款支付唱红歌、修毛像、贿赂流氓学者、上山下乡瞎折腾，哪有什么实际经济发展？

这里再一次强调一下我的看法：我认为薄熙来就是栽在了唱红打黑上。如果薄三还是像在大连一样只搞美化城市、改善民生，很可能会顺利进入政治局常委。薄三的唱红可不是一般逢年过节象征性地来两嗓子，而是"十万人民怒吼山城"、"千人红歌团进京汇报"，十万人红歌演唱会是个什么概念啊？千人红歌团进京又有多壮观啊！（估计薄的灵感大概还是来源于文革时的"红海洋是个大阴谋"），这

不是示威表态又是什么？这昭示着这次薄三与中央的斗争不再是简单的权力斗争，而是带有政治色彩的权力争夺。不仅仅是谁当权的问题，还有个当权以后走什么路的问题。

而且薄三还高调与乌有毛左结盟，而这些毛左的政治立场明摆着，他们自认为是毛主席的传人，认为改革开放是修正主义，是资本主义复辟，因此造成了社会不公和贫富悬殊，他们要求给文革平反，为四人帮正名，并对目前中共政权和官员持否定态度。毛左在经济上主张计划经济和纯粹公有制，外交上他们主张反美反西方一切国家，支持极权专制国家，支持恐怖主义。政治上他们主张文革式政治运动，把凡是赞同西方民主制度的都称为汉奸。一句话：走文革的路，这就是结论。

薄三这么做等于是公开质疑现在执政党的合法性和现行路线的正确性，表明自己要用文革的方法解决中国的贪污腐败和社会不公等问题。这也是温家宝为什么几次提到说“文革复辟”。我前边说过，无论是回到毛时代还是实行民主宪政，对官僚集团来说，都有吴法宪的两个兄弟挡道——无法办和无法捞。无法办是说实行民主宪政和回到毛时代，都存在着操作上的困难；无法捞是指无论在民主监督还是高压政治、红色恐怖之下都会影响官僚集团获取非法利益。我想任何一个不愿改变现行路线的领导人，都由不得薄三这样撒野胡来，采取措施是早晚的事儿。所以早在数月前，《大纪元》上就有不少人撰文预测薄三入常没戏。

而且如果没有唱红打黑，我想不会有人去触王立军的霉头，也就没有薄王反目；如果没有打黑英雄王立军化装进入美国领事馆，我想薄三不会垮得这么快、这么彻底，很可能不过是边缘化。届时中央收拾起薄三来会困难得多，到时候薄三真要是敢放手一搏，不说准能成功至少也可搅得天下大乱，不会是现在这个结果。

下面说说薄三的“打黑除恶”。应该说薄三的“打黑除恶”，不但得到了绝大多数部分人的拥护，而且确实有成效，在短期内有效地遏制了腐败。你可以说薄三动机黑、手段黑，但近期效果并不差，我认为并不是像人们说的那样有多少冤假错案。

薄三的打黑除恶如果细分的话应该说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整治社会治安，收拾黑社会（含民营企业家）；
二是打击贪官污吏，整肃朝纲；
三是收拾“敌对势力”，控制舆论。
要我说的话，要说有冤假错案也就是这第三条。这方面的报道不多，确凿的案例我听说过的有两个：一是有个叫方竹笋的网友，现实中是个水利局的普通干部，因为在网上这样骂薄三与王立军而被劳教一年：“勃起来窝了一驼屎，叫王立军

吃，王立军把这驼屎端给检察院吃，检察院端给法院吃，法院端给李庄律师吃，李庄说，这驼屎太臭了，谁窝的，谁自己吃。”，最近凯迪还要搞什么方竹笋出狱欢迎会，也不知结果如何。我看了看左派的评论（见 http://lizhenhai568.blogchina.com/1156283.html ），认为方竹笋谩骂在先，算不得冤假错案。不过，我认为即使方竹笋谩骂有错，也不该判劳教一年吧。如果这样判罚的话，孔三妈该判多少年？方竹笋骂人不过是屎盆子端着转了一圈，最后推来让去谁也没碰啊，孔斜眼可是连对方的母亲都一起问候了的啊。要说骂两个人就该劳教一年，孔三妈骂香港人是狗那还不得劳改几辈子，除非像文革一样公布“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政策。

还一个叫高应朴的，是一个地道的凯迪网友，因为 2010 年 1 月 9 日在“猫眼看人”和自己的 QQ 网络日志发了一篇《痛看山城成山寨 》，被判入狱三年。高应朴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原任《亚太经济时报》编辑部主任，后任《华商时报》（原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管）总编室主任，诸位可自己看看，上面有照片和联系电话和 QQ 号，不像是诈骗。
（见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page=1&boardid=1&id=8229169 ）
（见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8216999&page=1&1=1#8216999 ）

我看到这两条消息后惊出一身冷汗来，这是我所知道的因为在网上批评政府而被判刑的唯一例子。这二三十年也有被抓的，但多是因为有“行为”。我印象里骂胡温、攻击敬爱党中央的帖子多了去了，没听说谁被怎么样。我原以为上网胡说八道的结果无非就是删帖封博，顶多到国安那里喝杯茶，拘上几天吓唬吓唬，大不了让单位领回去，教训一番，没想到真有人会因为在网上议论薄三而招来牢狱之灾。难怪杨帆披露的那篇文章中提到，有位私交不错的毛左朋友拍着胸脯对一位自由派人士说，“我们上台保证不会收拾你”，看来结交几位左派朋友还真有必要。

在这也顺便友情提醒一下国内网友，千万要注意安全，别相信自己的小聪明。我就这事问过我们计算机教研室的一个老师，他说北邮方校长那可是有真本事的，工程院院士的头衔绝不是靠花钱疏通关系弄来的，靠的是实实在在的业绩。他们的科研团队也很厉害，搞的那套国家网络监视系统真不是吃素的，不仅可以消极防御而且还能主动进攻，无论你如何变换网名，无论在哪上网，网吧、家里还是单位，也不管你是用区域网、公共网还是代理服务器，都有办法把你揪出来，什么电脑高手也不是对手。毕竟你们这些小青年和我不同，“我老了，无所谓了，你们还年轻”。80 后 90 后们可能不知道，这是赵紫阳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时操着浓重河南口音说的几句话，在他旁边站着的就是温家宝。据说老邓为温的忠诚感慨万分，希望自己身边也有这样一位死忠部下。

应该说，薄三打黑除恶这个切入点选择的非常好，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第一是深得民心、大顺民意，在底层群众那里，薄三捞足了分。我居住酒店门口摆小摊的小商贩们都说，薄熙来和王立军来以后重庆社会治安比以前好多了，前来捣乱、砸场子的黑社会比以前少多了，人家薄熙来和王立军是真干事儿的，不是来打秋风的。打击贪官污吏更不用说，现在中国贪污腐败实在让人忍无可忍了，没有贪污腐败机会的底层民众巴不得把中国的官员和富人统统抓起来，排上队拿机枪给突突了。在中国，只要是收拾官员和富翁，老百姓没有不拍手叫好的，而且在这个问题上不分左右。这次如果薄三没有唱红这档子事儿，肯定右粪们也会欢呼雀跃。退一万步说，哪怕有冤假错案，甚至大量冤假错案，群众也能理解。这种仇官和仇富心态非常好理解，一是官员富人的当官致富过程和手段都非常无耻，而且得势后的张扬跋扈不可一世的作态令人作呕；再则也与我党前几十年的打土豪分田地、反右文革等革命运动有关。

不信你看看一个月前那起哈医大杀医案，据 CCAV 报道，事情经过很简单：血案凶手罹患强直性脊柱炎，希望注射“类克”（英夫利西/Infliximab，6600 元一支，贼 TMD 贵），但是因为此人已经确诊为肺结核，是类克使用的绝对禁忌症，所以医生建议先采取抗痨治疗后，再来注射类克。凶手对此不满，愤而挥刀杀人。里面还有个研究生，估计药品回扣、拿红包的事儿还根本轮不上他，完全是无辜的受害者。可各大网站的跟帖不分左右都是一片叫好声，那个杀人犯简直成了民族英雄。也有少数持不同意见的，我看了一下，大多为医务工作者和他们的家属，“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蚍蜉撼树谈何易”，这些声音早被淹没在人民唾液的汪洋大海中。

另外，还有前几天南加州死的那两个中国留学生，就是因为死在宝马车里，也让海内外华人大快人心，几乎是举国欢庆。死者的生前好友实在看不下去了，出来一个劲儿的辩解说，死者的家里并不富有，孩子他爹只是名退役警察，那车不过是辆二手宝马，只花了一万刀等等。就这样网友还不依不饶，二手宝马也是宝马，退役狗子也是狗子，狗崽子照样该杀。如果现实中有人说即使是贪污犯的本人，也不该这样去死，也需要经过正当的司法程序取证审判，说这话的人非得给爆出翔来不可。

第二是树立了威信。通过打黑除恶，百姓把薄熙来和王立军视为包青天，重庆干部一提起两人无不战战兢兢的。《薄熙来之歌》里面的第一句“你的目光像刀剑，闪烁着寒光…”一点也不夸张，就是那么回事，确实像重庆宣传部说的，“打黑起到了震慑作用”、“形成高压态势”。毛左们说某些人不愿意薄三上台是怕他上台后

打击贪官污吏，断了官僚集团的财路，我认为人家说的有道理。薄三是个不按规矩出牌的家伙，一高兴什么事情都办的出来，一旦上台，真没准大开杀戒。

重庆打黑除恶有两个特点，一是范围大、出手重、效率高，说是"霹雳手段"一点不过分。虽然各地都揪出过不少高级别的贪官，但那多是象征性的，像重庆这么个小地方能在短时间内干掉这么多高官，恐怕还没有过。据"敌对势力"说，至今重庆的铁山坪还关着大批待查犯人，也不知是真是假。即使八十年代初的从重从快的"双打"，也没这么利索。不能不承认薄三带王立军来重庆打黑没选错人，王立军确实是个人才。像什么公检法联合办案、刑讯逼供都是王立军的杰作。搞这一套光有创意不行，重要的还得有魄力和组织能力。

还一个特点是高调。明确告诉重庆干部群众和全国人民，这都是俺薄熙来和王立军的成果，跟别人没什么关系。其实像文强这样的副省级干部各地也扳倒了不少，甚至还有不少职位更高的。像陈良宇、陈希同都是政治局委员，成克杰是人大副委员长，还有云南省省长李嘉廷、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天津市检察长李宝金，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以及郑筱萸、李真、刘方仁、慕绥新、马向东、李纪周等，职位比文强都不低，但冤无头、债无主，不知道是谁给拿下的。而且办案人还刻意回避，生怕别人认为是个人行为。唯独重庆，就是要人们知道是薄熙来和王立军干的。

第三是薄三通过打黑清除了异己，安排了自己的人马。"敌对势力"所说的"动机黑"，恐怕指得就是这一条。只要是重庆人都知道，薄三安排了一大批东北干部，公检法系统尤甚。按照正常的干部任免程序，不光速度不行，恐怕也没这么多岗位。坐掉私营企业主更不用说，这次重庆事件曝光后人们也算明白什么叫打黑了，就是对于某些领域的私营企业，尤其是利润高、黑社会容易涉足的建筑、煤矿之类的领域，能收编的收编，不能收编的拿下，然后找个罪名塞到监狱里去。文强也是打黑起家，其打黑除恶的结果就是使自己成了重庆黑恶势力的新兴代表。王立军也不例外，新近爆出的山西某打黑英雄也是这样，把黑窑主干掉后把煤矿给了自己人，然后坐吃红利。

我并不认可"敌对势力"的说法："薄熙来应该在民主法治的框架内打黑除恶"。这道理很简单，中国根本没有什么"民主法治的框架"。在中国目前这个"伪民主法治的框架"里，只能是像其他省市一样象征性打黑，根本不能像薄三这样大规模整肃纲纪、严惩渎职，取信于民、树立威信。说实话，即使将来中国有了"真民主法治的框架"，我也不相信能将几百万贪官绳之于法。恐怕也只有按照"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的原则，不搞清算，捞了就算捞了，今后不再捞就是了，顶多象征性地处理几个。套用一句医学术语，现代民主法治框架的最大特点是"预防为主"、"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部长出公差顺便回家看了趟孩子就让你下台，

阿扁贪污就换个不粘锅马英九上来。真正批量惩治贪官并不适合，其效率低、耗时长、成本高、“宁可放过一千绝不错杀一个”的弱点必将暴露无疑。

按照目前中国的制度和体制，不打黑则已，打黑只有这么个打法，舍此无他。薄三的打黑方法实际上跟古代帝制的做法差不多，只不过又加了点运动色彩：皇帝派个钦差大臣下去，持尚方宝剑，握生杀大权，剥皮灌草，杀无赦斩立决，不受任何约束。可惜现代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不是封建君主，没有真龙天子的权威，胡温上台，全靠下面抬轿子。再则也没有那个动力，对于皇帝来说“此朕家事”，而胡温再过一年就回家去了，没事儿得罪人图什么啊，弄不好还惹个安史之乱出来。

尽管薄三和王立军不按法律程序“黑打”一气，但客观说，除了方竹笋案和高应朴案以外，恐怕基本上没什么冤假错案。老百姓所说“处级（还有版本是'科级’）以上干部，一枪一个有冤枉的，隔一枪打一个有漏网的”，是指不分部门、综合统计的结果。如果是要害部门，具体说是涉及“人财物”的权力部门，按照现在的量刑标准，一枪一个可能重了点，挨个抓起来下大狱肯定没错。私营企业主更不用说，哪个没有偷税漏税、行贿涉黑行为？即使是轰动一时的“李庄律师案”，如果叫起真儿来，恐怕也不可能查不出问题来。在中国，律师的重要任务就是伪造证据，送银子搞定法官，这都是公开的秘密。但愿李庄律师是个例外，是只白乌鸦。

要说这些人冤枉，值得同情，恐怕也就是一条：同罪不同罚。为何其他地方的官员可以逍遥法外，唯独重庆官员受罚？同是重庆干部，为何也有那么大的差别？最重要的是，你薄熙来和王立军查老子可以，为什么不让俺查查你薄熙来和王立军，你凭什么享受这个特权？你以为你是皇帝还是毛泽东？你他妈的算老几啊！

将来中国不打黑则已，如果真想打黑的话，恐怕只能是这个模式：1、划出一定范围来，如政治局委员、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公检法成员等，让这些人享受豁免权，既往不咎；2、打黑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手段和程序不受约束，可任意采用非法搜查、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手段；3、异地打黑，让甲地的官员到乙地去扬威，乙地的官员到甲地去过瘾。

诸位可能要问，你老金脑袋出毛病了吧，怎么想出这么个荒唐办法来。俺老金脑袋从来没有让美国电梯夹住过，完全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荒唐社会只有用这个荒唐办法。当然，这种打黑的方式就是短期内见效，所以深受目光短浅民族的喜爱。这种打黑的后果就是留下一堆的后遗症，激发更多的社会矛盾和仇恨，更重要的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根本不具有可持续性。从薄三这次打黑失败，进一步说明程序正义的重要。薄三整个打黑过程罔顾正常的司法程序，完全是黑社会收拾人那一套。况且薄三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治理社会治安和整治贪污腐化，而

是通过打黑捞民意、博眼球，扫除一切障碍，建立起忠于个人的薄氏王国，这些只要不是白痴，谁都看得出来。

在重庆，薄三俨然就是个黑帮老大，连做派都很像。出入前呼后拥，言必称薄书记，大事小事都要请示汇报，群臣们一有机会就表忠心，连《薄熙来之歌》这种恶心玩意都能搞起来。不过吊诡的是，黑帮最讲忠诚义气，连身上刺青都爱写"忠"、"义"（好像"义"还爱用繁体字），可最后做掉老大的通常就是本帮会的二头目。这次重庆王立军事件也不例外，"坑灰未冷山城乱，立军原来是战友"，到头来还是反目成仇，以内讧告终。薄三大概做梦也没想到会栽在自己最信任的的战友手里，"想当年，重庆山头飘红旗，立军紧跟薄主席"，两人是何等的亲密无间，这恐怕是毛左们打死也不愿相信的事情。

这就是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无论是"黑打"，还是在"伪民主法治的框架内"解决问题，都无法解决中国的吏治腐败问题，更不用说什么根本、彻底。从一定意义上说，薄三的黑打是"反腐败加速亡党"，在"伪民主法治的框架内"解决问题约等于"不反腐败最终亡国"。如果胡温敢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反腐，最终恐怕也是薄三这个下场，甚至有可能更惨。我觉得作为中国人就得认账，"五不*"条件下搞市场经济，就得是这么个结果，绝不存在第二种可能。除非你像朝鲜一样不搞市场经济，或者不再坚持"五不"，逐步过渡成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就如同你在沈大高速公路上跑车，怎么也不可能到广州一样。按小品的说法就是"跳蚤只能生跳蚤，下不出别的玩意儿来"。

*五不：指 2011 年吴邦国"五不宣言"—— 2011 年 3 月 10 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吴邦国委员长指出："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就秦火火、薄熙来两案说几句

金唢呐

最近，国内秦火火、薄熙来这两个案子闹得沸沸扬扬，也忍不住想说几句。
秦火火是干什么的，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也从未在网上读过他的文章。央视说他本事如何了得，粉丝一呼百应，网上呼风唤雨，是很多大 V 的幕后推手等等，完全是胡说八道。不过从今以后，秦火火倒是真的火了，央这个幕前推手，生生把这么个生瓜蛋子炒作成了互联网英雄。

其实党中央大张旗鼓地拿掉秦火火的原因很简单。一是杀一儆百，在这种关键时刻谁也别胡说八道，否则看老子不收拾你；更重要的是左右两边找个平衡，“民主派开心之日，就是毛左难受之时”，党和政府审判毛左精神领袖薄熙来，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民主派也别太得意，左派们也不用太伤心，这不，民主派这边我也打击了一下。所以，消息一出，左派阵营如司马南、罗援等纷纷表态，“大快人心事，揪出秦火火”，并警告这些民主派，这仇是迟早要报的，“不是不报，而是时候未到；时机一到，全部都报”。

令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是，当局手段竟然如此下作，水平竟然如此低劣。据说央视播出这条新闻时用的视频是从毛左网站“红歌会”下载的。譬如秦火火“谣翻中国”中罪名有一条“李天一不是李双江亲生的”，谁都知道这是著名文艺评论家宋祖德说的（http://news.e23.cn/content/2013-02-25/2013022500021.html ），还指名道姓说李天一的生父是金铁霖，连照片都附在上边，网上传得到处都是，怎么秦火火这么个小青年就成了“幕后推手”？至于雷锋的皮夹克、皮鞋都是抚顺雷锋纪念馆的展品，官方媒体报道过无数次，想藉此证明雷锋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而是热爱生活的时尚青年，这怎么也成了秦火火“谣翻中国”罪证。最有趣的是罪证中还有一条是“极力美化蒋介石、胡耀邦和美国”，胡耀邦再怎么不济，也是盖棺定论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啊，怎么又跟蒋介石尿到了一壶。

再说了，你收拾个无名网仔算什么本事啊？那些大 V 有的是，你抓一个试试看，弄不好再出个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被某些人称为“中国的曼德拉”。其实论水平、论贡献、论影响力，都跟曼德拉差了十万八千里路云和月~。刘晓波获奖完全是政法委的功劳，当年如果不下大牢，恐怕也没机会获诺贝尔和平奖。都什么时代了，还拿个秦火火吓唬谁啊？

今天又看到消息，说是秦火火的幕后推手薛蛮子“对嫖 22 岁女子供认不讳 已被北京警方拘留”。之后左派大佬胡锡进在其新浪微博中说：
“不能完全排除官方是在通过抓嫖娼'整'薛蛮子。通过性丑闻、偷漏税等'整'政治对手，这是全世界政府通行的'潜规则'。所以善意提醒热衷政治对抗的人士，走这条路，自己的屁股一定要干净。你如果真有短，又逢官必反，早晚会搞砸。也诫劝政府，你们抓的短一定要准确无误，程序无可挑剔，否则适得其反。“

这种损招是不是“全世界政府通行的'潜规则'”我不知道，但在文革中绝对是整人的明规则。几乎我所见过的所有女性“走资派”，除了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外，一定还要整出作风问题。游街示众时除了头戴高帽子剃阴阳头外，还要在脖子上挂两只破鞋，否则不足以平民愤。

中国当局在处理国际问题这招也经常用，前两年钓鱼岛海域中国渔船撞船后日本扣船扣人，中方马上宣布发现丰田在华 4S 店有严重商业行贿行为，然后对丰田的全资子公司做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的处罚。后来看力度还不够，便以从事间谍活动拘留了高桥定等四名日本建筑工人，理由是高桥定等闯入石家庄附近军事管制区从事疑似间谍活动。在和菲律宾因南海岛屿问题发生冲突时，宣布从进口香蕉发现病菌，此举令菲律宾损失数百万（还是数十万？记不清了）。当时我的一个同事学着《地道战》中汉奸的样子说："高，实在是高，看样子菲律宾非给吓趴下了"。当时我气得"叔可忍、婶不可忍"，告诉他说若想跟人家争夺岛屿，该谈就谈，谈不拢想打就痛痛快快打，这么大的国家使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实在是丢人，"争议"岛屿还照样还是人家菲律宾占着，有什么可得意的。再说了，以前及以后那些带病菌的香蕉进了谁的肚子？

目前中国的状况可以用用一句网络流行语来说明（据说是苏联人说的，还有一说是李承鹏说的）："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我们也知道其实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也知道我们是假装他们没在撒谎……。这就是现状。大家彼此靠谎言，而且互相都确知这是谎言来度日。谎言已成为我们的支柱产业。"

再说说薄熙来案。说实话，看薄熙来庭审实况也挺让我失望的。公诉人不多说，水平之低令人咋舌。没想到的是薄熙来也这么弱智、这么怂蛋。不仅是我，连持很多左派观点的同事也略显失望。如果我是薄熙来，就大大方方承认我贪污受贿共二千六百万，或者干脆认个整数三千万，然后话锋一转，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用大量的事实证明自己在同级干部中是最清廉的，你们无论谁都比我贪得更多。然后质问政治对手：你们"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这才是"且把刑场当战场，畅谈革命斥贼党，揭谎言，明真相，驱迷雾，迎曙光，将火种布向那万里山乡！"

没想到薄熙来连个《红楼梦》里的老粗焦大都不如，在那抬杠什么"我虽然看过法国别墅的幻灯片，就是不知道具体面积和运作过程"，这他妈的是蒙谁啊？一会说不知道薄谷开来杀人的事儿，一会又说"开来曾经讲，她杀尼尔的时侯有荆柯刺秦王的豪迈"；今天在法庭上又为是打了一耳光还是一拳头跟王立军磨叽起来没完没了，我怎么也想不明白这耳光和老拳有什么本质区别？最后薄熙来居然连"我没练过拳术"这种蠢话都说了出来。谁说打人一拳必须练过拳术，莫非你练过"耳光术"不成？

再多说几句我对毛左的伟大领袖薄熙来的印象吧。俗话说，出身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薄熙来作为红色大佬的后代，又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身上有着红色贵族和红卫兵的双重烙印。首先薄熙来个性张扬、狂妄霸道，有极强的权

力欲和责任感，总认为身上肩负着改造全人类的重任，一看就是读着这段毛主席语录成长起来的："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做谁做？"另一方面，又缺乏西方贵族精神中应有的自尊和淡漠名利，不管怎么遮掩都能让人感受到一股痞子气，恐怕这也是红色贵族和真正贵族的最大不同吧。

依我看，薄熙来最大的才能主要在宣传表演方面，他比其他人更知道如何讨好群众，怎样树立形象。作为领袖，薄的最大缺陷是不懂得攻守平衡、有理有利有节，而且概念混乱，分不清敌我友。我觉得这跟他没有经过基层磨练有关。

诸位网友可能要问，人家薄熙来可是研究生毕业就步入官场，和其他一直在北京的高干子弟不同，人家开始在中央办公厅当干部，以后自动下放到辽宁省金县当县委副书记，以后完全按照正常的干部选拔程序，副处、正处，副厅、正厅，副部、正部，一直干到了政治局委员，堪称一步一个脚印，你怎么说人家没经过基层磨练？其实如果你有过跟薄一波这个级别干部的子女相处经历的话，你就知道我这话没假，薄熙来的乌纱帽实际上不是自己一步步打拼出来的。不管到哪别人都让着他、宠着他，即使当县委书记，恐怕省委书记见到他也是三孙子样，也得毕恭毕敬，不敢有丝毫造次。

这点王立军跟薄熙来完全不一样，薄熙来和王立军两人真是绝配。薄熙来看中王立军的是心狠手辣，会办事，忠心耿耿；王立军为薄熙来卖命是看中薄熙来强大的政治背景，也有平民子弟获得官场晋升时的知恩图报。但王立军知道自己的斤两，具有平民子弟本能的保护意识。我认为王立军逃亡美国领事馆绝非心血来潮的神来之笔，而是早有准备。现在看来，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上，美国领事馆是王立军唯一能逃命的地方。无论是中央纪委、政法委，还是他那些一起出生入死、受贿嫖娼的铁哥们都救不了他。无论是北京上访还是化装潜逃，都是死路一条。要么就是被薄熙来批倒斗臭，落得文强同样下场；要么是"被"死于心梗、交通事故或黑社会报复。若是后者，一定会出现"百万山城人民十里长街送立军"的场面。追悼会上一定会看到薄书记深情地拉着泣不成声的王夫人的手，一字一顿地说，"人民是不会忘记立军同志的"，然后抚摸着王立军孩子的头说："长大后要像你爸爸那样勇敢坚强"。

我始终不理解为何薄熙来要公开和毛左们来往，走得那么近乎。如果想利用毛左的力量实现"借鬼打钟馗"，暗中眉来眼去就是了，也用不着高调向世人宣布"我他娘的就是毛左"啊。将来若上位成功，你总要给乌有之乡的大佬们一个交代吧：到底文革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毛主席整薄一波叛徒集团是对还是错，这个案子该翻不该翻？薄熙来这方面连毛新宇都不如，人家都知道和乌有这帮人保持距离。别看毛三傻兮兮的，经常发表点不靠谱的言论，可人家心里也明白文革不是什么

好事，也知道四人帮不是什么好鸟，“别看我毛三智商低，要为爷爷操点心”，想方设法在文革问题上寻找证据为爷爷开脱。前一段毛新宇发表过一篇“我爷爷发动文革是为了消灭四人帮和林彪”的文章引起民众关注，毛新宇说：

“最近我找到了确凿的文字证据，证明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原始动机，不是为了打倒刘邓，而是为了粉碎四人帮、林彪这两个妄图实现资产阶级复辟野心的反革命轴心。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 年 5 月 16 日）中，毛主席明确指出：'……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边，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毛新宇表示，“在 1966 年，刘少奇实际上处于被排斥的状态，绝对不会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显然是继承人身份被写入党纲的野心家、阴谋家林彪！”“遗憾的是，毛主席英年早逝，未能在有生之年揭露并粉碎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但华国锋主席接过了这个历史接力棒，在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妄图在主席逝世后趁乱夺权的关键时刻，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

所以啊，以后谁再说毛新宇不是毛主席的亲孙子我跟谁急！

这几天国内同胞的共同感受就是“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被惊呆了”：求是理论网刚刚发出“宪政思潮是对十八大精神挑衅”，《人民论坛》就刊文反击：“宪法政治开万世太平之路”。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夫妻妙喻中美关系”话音未落，美化美国就成了一个罪名。真不知咱习总唱的是哪出。其实这种方式搞左右互博的结果就是左右都不满意，弄不好就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当局最明智的做法还是应该学习江泽民，与左右两派适当保持距离。我觉得当民众出现矛盾、裂痕的时候，政府应该想办法缓和矛盾、弥合裂痕，而不是煽动仇恨、激化矛盾，挑动群众斗群众。傅斯年当年总结了中国的八种仇恨：
一， 中国人恨西方人；
二， 穷人恨富人（傅本人也恨富人，但不赞同中共解决财富分配不均的做法）；
三， 寻常人恨地位超过自己的人；
四， 低能者恨高能力同事；
五， 低薪雇员恨高薪雇员，无名者恨知名者；
六， 农村人恨城市人；
七， 子女恨父母；
八， 年青人恨长辈。

按傅斯年的说法，当年毛就是利用挑动八种仇恨来夺权的，我觉得这也是共军比国军战斗力强的根本原因。可这掌权不比夺权，求的是稳定。现在倒好，当局还“唯恐天下不乱”，煽动仇恨、激化矛盾，自己又没有当年毛泽东一言九鼎的威信和收放自如的本事，还玩什么啊？现在东北和广东都在闹水灾，正是领导作秀的

好机会，习李连个面都没露，下面的百姓骂声一片。看看当年江泽民、朱镕基 98 年水灾的时候是怎么干的？胡锦涛、温家宝地震时怎么表演的？习李正值当打之年，拿出你们“挑担百里不换肩”真功夫来秀一把，想不要碰头彩都难。这么好的作秀机会放着不用，按着秦火火这种小网仔整来整去，弄的民怨沸腾，蠢不蠢啊？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

周孝正先生有句名言：“中国要发展就一句话：'婊牌理顺'，当婊子就不要立牌坊，立牌坊就别做婊子。只要不走回头路，慢就是快。”我理解周孝正先生所说的“当婊子”恐怕就是采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具体说就是用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用混合所有制代替纯粹公有制，用联产承包代替人民公社；“立牌坊”就是打出社会主义旗帜。如果按照这种理解，我觉得这句话有问题。目前当局“不当婊子”和“不立牌坊”都不现实，都存在着“吴法宪他弟——无法办”的技术难题。明智的做法是淡化牌坊，别人问及时含糊应付，王顾左右而言他。切忌有事没事就翻新装修牌坊，逢人便大讲特讲贞洁史，那可是典型的“没事儿找抽型”，非出事不可。

毛左那帮人是万万沾不得的。我认为，薄熙来如果坚持在大连的做法，别弄什么“十万人广场唱红歌”那种恶心玩意，也不至于输得这么惨。掌权的政治家绝不能跟孔庆东、司马南这些毛左混混们搅合在一起，否则你尽管可以获得一部分人的坚决拥护，也同时会招致另一部分人的极度反感。最重要的是，毛左的要求如计划经济、纯粹公有制、人民公社你哪一条办得到？更不用说“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来一次”了，你们谁有那个本事？再说了，你们睁开眼睛看一看，现在世界上最富裕、最发达、最文明、最廉洁、最公平的国家，哪一个不是实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咱讲点理好不好？

说到这我亮明一下我的政治立场，我是非常坚定的民主宪政派。我对局势的看法诚如毛主席在《愚公移山》中所言：“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但另一方面，现在中国马上实行宪政民主条件还远不成熟，甚至还不如民国初期。当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很多日本的“有识之士”、“热血青年”都很兴奋，如石原莞尔就眼含热泪高呼“中华民国万岁”。觉得从今往后中国走向繁荣富强，中日两国可以联手与西方来个“东西方文明终极对决”。后来石原莞尔到中国实地考察，发现看到的实际情况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个国家官乃贪官，民乃刁民，兵乃这个兵痞，中国的爱国学生是世界上最烂的，他们起哄闹事，把老百姓推到最前线，然后他们转身就走了。”最后得出结论就是干脆先把中国降服，再自己和西方单挑。（http://news.ifeng.com/history/phtv/dsy/detail_2010_07/08/1737128_0.shtml）

现在情况比那时也强不到哪去。民主社会需要公民有契约精神和权利意识，中国这方面还差得很远，还需要有个开启民智的漫长过程。实现民主转型肯定要付出代价，如果仅仅是经济倒退我觉得还可以承受，若导致内战、分裂，腥风血雨折腾几十年后从头再来，我看还不如这么凑合着算了。毕竟中国现在不是朝鲜，各方面还说得过去，没什么非干革命不可的理由。

最近习总在谈苏共亡党亡国教训时说："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其中习总提到的"竟无一人是男儿"，典出五代后蜀国主孟昶妃子花蕊夫人《口占答宋太祖述亡国诗》，全文是："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依我看习总书记多虑了，中国现在即使出现民主转型，也绝无可能像前苏联那样实现和平过渡。中国人抢班夺权、打内战、收拾血浓于水的同胞根本不用动员，肯定是"十四亿人齐披甲，神州个个是男儿。"论开疆拓土，毛主席当然不及斯大林的万分之一；而对人心智的影响，"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毛主席亲"，斯大林可就比毛主席差了一大截喽。

拉拉杂杂又写了这么多，回过头来看一遍觉得还是删除算了，这关口顶风作案，查出来可不是闹着玩的，国安查出我的真身来那还不是易如反掌。届时即使不拿文章说事儿还可以找别的借口，用胡先生所说"全世界政府通行的'潜规则'"来收拾我那可是太容易了，我现在家里用的这台电脑笔记本可就是用科研经费买的，明天一早先抱回去再说。不过这也不行，人家还可以下套诱捕。我这人革命意志薄弱，随便施个美人计就得上钩，还不用 22 岁的，中年妇女就成。到时候给俺老金发条消息"对嫖中年女子供认不讳 已被北京警方拘留"，一辈子全都毁了。转而一想这几千字扔了怪可惜的，写得我腰酸背痛，鲁迅写个豆腐块都是"投枪和匕首"，我这几千字怎么也得投出去，爱谁谁吧。想到这儿，一种薄谷开来"荆柯刺秦王的豪迈"便油然而生…